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

肺系病类

主编 鲁兆麟 严寄澜 王新佩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

肺系病类

主编 鲁兆麟 严寄澜 王新佩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 肺系病类/鲁兆麟主编. —北京: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01. 4

ISBN 7-80159-117-8

I. 中… II. 鲁… III. ①医案—汇编②肺病(中  
医)—医案—汇编 IV. R2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1666 号

##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肺系病类

鲁兆麟 严寄澜 王新佩主编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海淀区三里河路 1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4 字数: 35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24.00 元

ISBN7-80159-117-8/R·005



# 序

“医案”之书，古已有之。它有立体与直观的效果。能反映医家当时的辩证思维、选方用药之特长、治疗得失成败之所在，包罗万象，引人入胜。

“医案”通于史学，《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有淳于意 25 例“诊籍”，而使《汤液经法》的“火剂”由此而流传。

先圣张仲景读史于“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缅怀先贤，奋起直追，终成泰斗。可见“医案”涵有史学之意义，岂可轻视之哉？

夫禅宗之有“语录”，兵家之有“阵图”，围棋之有“棋谱”类也。孟子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惟吾医家之“医案”有理有例，有案有戒，读之其味隽永，用之而又神奇，集名医先贤于篇帙之间，可以谈心，可以神游。无怪乎经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赞为“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而良有以耶！

鲁兆麟教授，重视“医案”之学，又虑其年代湮远，而濒于失传；不畏艰难，与医学同志严寄澜、王新佩诸君，历时数载，选出数百家名医医案，约有六百余万言洋洋大观。名为《中国古今医案类编》。

夫此书之著也，承前启后，使“医案”臻于完备，而又总其大成。不言而喻，对《内》、《难》、《伤寒》、《金匱》之要义，临证之经验，亦尽在其中矣。

余今年八十岁，垂垂老矣，喜读“医案”新编，不禁手舞足蹈而乐为之序也。

劉渡舟

## 编写说明

一、本书收集了《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及《续名医类案》成书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已故的名医医案，也收录了《续名医类案》成书之前未收之医案。共收集医案专著 200 余部，选录医案 1500 余则。

二、为了准确地反映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所收医案均摘自原始资料。

三、《中国古今医案类编》系列丛书的分类按：温病类、伤寒类、肺系病类、脾胃病类、心肾病类、肝胆病类、气血津液病类、经络肢体及杂病类、外科骨伤科病类、妇科病类、儿科病类、五官科病类划分。各病之医案均按成书年代先后编排。

四、本书中药物的计算单位均保持原著原貌，未予统一。

五、部分医案后附有按语、注解等，均为原著中所有。

六、所收医案均注明出处。

# 前 言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是汇集我国名医医案精华,反映各家丰富临床经验的医案学著作。

在我国医学史上,曾有两部医案名著问世:一为明·江瓘《名医类案》、一为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二书将先秦到清代中期的名医医案进行了系统收集整理,它们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自清代中期以后,尚无人对名医医案作过系统地整理研究。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系列丛书是继《续名医类案》之后,将清代中期直到新中国初期谢世的各家名医的医案进行了广泛的收集,经反复筛选、整理成书,填补了这一历史时期医案收集整理的空白。同时,将《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按病症分类,归其各科分类书中。这套丛书共收集名医 400 余家,选录医案 4 万余则,涉及内、外、妇、儿、眼、五官、骨伤等科 400 余种疾病,按病症分类,每种病症有 30~70 个医案,内容极为丰富。从中可以尽窥各地名医宝贵的临床经验和医术之圆机妙法。对于广大中医工作者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医案凝聚着医家的心血和经验,最具有真实性和实用性,可以“宣明往范、昭示来学”。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曾说:“中医之贡献,医案最著”。作为一名中医工作者,若能掌握古今名家之医案,有如拿到祛病除疾的万能钥匙,可借鉴前人的经验,应用于临床。本书形成一个完整的医案学学术体系,为广大中医工作者提供一部较完整的医案学参考工具书。对于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和学术水平,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编 者

2000 年 10 月于北京

## 目 录

咳嗽	(1)
哮喘	(237)
呃逆	(258)
结胸	(386)
肺胀	(393)
肺痿	(396)
肺癆	(406)

## 咳嗽

### 孙兆

一人病吐痰，顷刻升余，喘咳不定，面色郁黯，精神不快。兆告曰：肺中有痰，胸膈不利，当服仲景葶苈大枣汤（泻中有补）。一服讫，已觉胸中快利，略无痰唾矣。

《名医类案》

### 钱仲阳

一人病咳，面色青而光，气硬硬。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强与药。明日，吾药再泻肝而少却，三补肺而益虚，又加唇白，法当三日死，今尚能粥，当过期，至五日而绝。

《名医类案》

### 滑伯仁

一妇妊五月，病嗽，痰气逆，恶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浃旬。伯仁诊其脉浮弦，形体清羸。曰：此上受风寒也。越人云：形寒饮冷则伤肺。投以温剂与之，致津液，开腠理，散风寒，而嗽自安矣。

《名医类案》

### 张子和

常仲明病寒热往来，时咳一、二声，面黄无力，懒思饮食，夜寝多汗，日渐瘦削。诸医作虚损治之，用二十四味烧肝散、鹿茸、牛膝补养二年，口中痰出，下部转虚。戴人断之曰：上实也。先以涌剂吐痰二三升，次以柴胡饮子（柴胡饮子：人参、大黄、黄芩、炙草、归身、白芍、生姜、柴胡）降火益水，一月余复旧。此二阳病也，《内经》云：二阳之病，发



心脾，不得隱曲。心受之則血不流，故女子不月；脾受之則味不化，故男子少精。此二証名異而實同，仲明之病，乃脾受之味不化也。

一男子年二十余，病勞嗽數年，其聲欲出不出。戴人曰：曾服藥否？其人曰：家貧，未常服藥。戴人曰：年壯不妄服藥者，易治。先以苦劑涌之，次以舟車淩川丸大下之，更服重劑瘥。

一田夫病勞嗽，一涌一泄，已減大半，次服人參補肺湯，臨卧更服檳榔丸以進食。

一男子五十余，病傷寒咳嗽，喉中聲如鼾，與獨參湯一服而輕，再服而鼾聲除，至三、四服，咳嗽亦漸退，凡服參三斤而愈。

梅師後久患暇呬咳嗽，喉中作聲不得眠，取白前搗為末，溫酒調服二錢。《衍義》云：白前保定肺氣。

一婦人患肺熱久嗽，身如炙，肌瘦，將成肺勞。以枇杷葉、木通、款花、紫菀、杏仁、桑白皮等分，大黃減半，各如常制，治訖，同為末，密丸如櫻桃大，食後，臨卧含化一丸，未終劑而愈。

《名醫類案》

## 丹溪

一人，年五十余，患咳嗽，惡風寒，胸痞滿，口稍干，心微痛，脈浮緊而數，左大於右，蓋表盛里虛，問其素嗜酒肉，有積，後因接內涉寒，冒雨忍飢，繼以飽食酒肉而病。先以人參四錢，麻黃連根節一錢半，與二三貼，嗽止寒除，改用厚朴、枳實、青陳皮、瓜蒌、半夏為丸，與二十貼，參湯送下，痞除。（看他用藥先後輕重之法）

一人患干咳嗽，聲啞，用人參、橘紅各一錢半，白朮二錢，半夏曲一錢，茯苓、桑白皮、天冬各七分，甘草、青皮各三分；五貼後，去青皮，加五味二十粒，知母、地骨皮、瓜蒌仁、桔梗各五分，作一貼，入姜煎，再加黃芩五分，仍與四物，入童便、竹瀝、姜汁并炒黃柏，二藥晝夜間服，兩月，聲出而愈。（先以六君子加天冬、桑皮、青皮，後配入養陰清火潤肺之品。妙）

一壮年，因劳倦不得睡，患嗽痰，加黄白脓，声不出，时春寒，医与小青龙四贴，喉中有血丝，腥气逆上，两日后觉血腥渐多，有血一线，自口右边出，一茶顷遂止。昼夜十余次。脉弦大散弱，左大为甚，此劳倦感寒。强以辛甘燥热之剂，动其血，不治恐成肺痿，以参、芪、归、术、芍、陈、草、带节麻黄，煎熟入藕汁服之。二日而嗽止，乃去麻黄，又与四贴而血除。但脉散未收，食少倦甚，前药除藕汁，加黄芩、砂仁、半夏，半月而愈。

一人痰嗽，肋下痛。先以白芥子、姜汁、竹沥、瓜蒌、桔梗、连翘、风化硝、姜蜜丸，噙化茶清下。

仇山村少时尝苦嗽，百药不瘳。有越州学录者，教其取桑条向南嫩者，不拘多少，每条约寸许，用二十一枝，纳于沙石锅中，用水五碗，煎至一碗，遇渴饮之，服一月而愈。

一人嗽，但用香橼去核，薄切片，以酒煮熟，用蜜拌匀，睡起服。

一人事佛甚谨，适苦嗽逾月，夜梦老僧呼，谓之曰：汝嗽只是感寒，吾有方授汝，但用生姜一物，切作薄片，焙干为末，糯米糊丸芥子大，空心米饮下三十九。觉如其言，数服而愈。

《癸志》

## 张致和

沈方伯良臣，患痰嗽，昼夜不能安寝，屡易医，或曰风、曰火、曰热、曰气、曰湿，汤药杂投，形羸食减，几至危殆，其子求治。张诊脉沉而濡，湿痰生寒，复用寒凉，脾家所苦，宜用理中汤加附子（谁谓痰症无用附子之法，此土生金之法）。其夜遂得贴枕，徐进调理之剂，果安。或曰：痰症用附子，何也？殊不知痰多者，戴元礼常用附子疗治之。

《证治要诀》

## 汪石山

一妇，年三十，因夫买妾，过于忧郁，患咳嗽，甚则吐食呕血，兼

发热，恶寒，自汗。医用葛氏保和汤，不效。汪诊其脉，皆浮濡而弱，按之无力，晨则近数，午后则缓（午后则缓故可治）。曰：此忧思伤脾病也。脾伤则气结而肺失的养，故嗽。遂用麦门冬、片苓以清肺，陈皮、香附以散郁，人参、黄芪、芍药、甘草以安脾，归身、阿胶以和血，数服，病少宽。后每贴渐加参至五、六钱，月余而愈。

一人年二十余，病咳嗽，呕血盗汗，或肠鸣作泄，午后发热（此弱症也），汪切脉细数，无复伦次。因语之曰：《难经》云：七传者逆经传也。初因肾水涸竭，是肾病矣。肾邪传之于心，故发热而夜重；心邪传之于肺，故咳嗽而汗泄；肺邪传之于肝，故胁痛而气壅；肝邪传之于脾，故肠鸣而作泄；脾邪复传之于肾，而肾不能再受邪矣。今病兼此数者，死不出旬日之外矣。果如期而逝。

人一形长色苍瘦，年逾四十，每遇秋凉，病咳嗽，气喘不能卧，春暖即安，病此十余年矣。医用紫苏、薄荷、荆芥、麻黄等以发表，用桑白皮、石膏、滑石、半夏以疏内，暂虽轻快，不久复作。汪诊之，脉颇洪滑，此内有郁热也。秋凉则皮肤致密，内热不能发泄，故病作矣。内热者，病本也。今不治其本，乃用发表，徒虚其外，愈不能当风寒，疏内徒耗其津，愈增郁热之势。遂以三补丸，加大黄酒炒三次、贝母、瓜蒌丸服，仍令每年立秋以前，服滚痰丸三、五十粒，病渐向安。

一妇年逾五十，其形色脆弱，每遇秋冬，痰嗽气喘，自汗体倦，卧不安席，或呕恶心。汪诊之，脉皆浮缓而濡。曰：此表虚不御风寒，激内之郁热而然（表虚人皆知之，内有郁热知之者鲜矣）。遂用参、芪各三钱，麦冬、白术各一钱，黄芩、归身、陈皮各七分，甘草、五味各五分，煎服十余贴而安。每年冬寒，病发即进此药，次年秋间，滞下腹痛后重，脉皆濡细，稍滑。汪曰：此内之郁热欲下也。体虽素弱，《经》云：有故无损。遂以小承气汤，利两三行，腹痛稍除，后重未退。再以补中益气汤加枳壳、黄芩、芍药煎服（先攻后补而兼清），仍用醋浇热砖，布裹坐之而愈。是年遇寒，嗽喘亦不作矣。

一妇产后，咳嗽痰多，昼轻夜重，不能安寝，饮食无味，或时自汗。医用人参清肺汤，嗽愈甚。汪诊之，脉浮濡近驶，曰：此肺热也。令服保和汤，五贴而愈。

一妇怀妊七月，嗽喘不能伏枕，两臀坐久，皮皆溃烂。医用苏子降气汤、三拗汤、参苏饮，俱罔效。汪诊之，右脉浮濡近驶，按之无力，左脉稍和。曰：此肺虚也，宜用补法。遂以人参钱半，白术、麦冬各一钱，茯苓八分，归身、阿胶、黄芩各七分，陈皮、五味、甘草各五分，煎服，六、七贴而愈。

一童子八岁，伤寒咳嗽，痰少面赤，日夜不休。医以参苏饮。数日嗽甚。汪诊之，脉洪近驶。曰：热伤肺也。令煎葛氏保和汤，病如失。（保和汤方：知母、贝母、天冬、麦冬、款冬、花粉、米仁、杏仁、五味、甘草、兜铃、紫苑、百合、桔梗、阿胶、归身、生地、紫苏、薄荷）

一妇人年三十，质脆弱，产后咳嗽，痰臭。或作肺痈治，愈剧，延及两脚，渐肿至膝，大便溏，小腹胀痛，午后发热，面红气促，不能向右卧（此弱症脉一数便不治）。汪诊脉虚小而数，曰：凡咳嗽左右向不得眠者、上气促下泻泄者，发热不为泻减者，皆病之反也。按：此皆原于脾。经曰：脾生诸臭，入肺腥臭，入心焦臭，入肝腐臭，自入为秽臭。盖脾不能运行其湿，湿郁为热，酿成痰而臭矣。经曰：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脾虚则肺金失养，气劣行迟，壅遏道路，故咳嗽气促，不能右卧也。脾虚必夺母气以自养，故以虚发热而见于午也。脾主湿，湿胜则内渗于肠胃为溏泄，外渗于皮肤为浮肿。（辨证精确）令用参、芪、甘草补脾为君；白术、茯苓渗湿为臣；麦冬保肺气，酸枣仁以安心神为佐；陈皮、前胡以消痰下气为使；用东壁土以受阳光最多用之以为引用，盖土能解诸臭，用以补土亦易为力矣。此取钱氏黄土汤之义也。服一贴，前症略减，病者喜甚。汪曰：未也。数服后无反复，方是佳兆。否则，所谓过时失治，后发寒热，真阳脱矣；泄而脚肿，脾气绝矣。何能收救。

一妇人患症同前，医作肺痈治，而用百合煎汤煮粥食，反剧。汪

诊其脉细弱而缓(缓则可治),治以参、芪甘温等剂,不数服而愈。此由治之早也。

一人年十九,面白质弱,因劳思梦遗,遂吐血碗许。自是微咳倦弱,后身忽大热,出疹。疹愈(郁热发疹故愈),阴囊痒甚,搓擦水流,敷以壁土,囊肿如盏大。遂去土,以五倍涂少蜜炙为末,敷之,遂愈。因感风寒,其嗽尤甚,继以左右胁痛。汪诊脉虚而数,见其畏风寒,呕恶倦动,粪溏气促。曰:此金极似火也。夫心属火而藏神,肾属水而藏志,二经俱属少阴而上下相通。今劳思则神不宁而梦,志不宁而遗,遗则水不升而心火独亢也。肝属木而藏血。其象震,震为雷,心火既亢,则同类相应,引动龙雷之火,载血而越出于上窍矣,肝脉环绕阴器,亦因火扰而痛痒肿胀也。火胜金,故肺经虚而干咳。皮毛为之合,亦为火郁而发疹。大肠为之府,故亦传导失宜而粪溏。然金虚不能平木,故木火愈旺而凌脾,脾虚则呕恶而食减。经曰:壮火食气,脾肺之气为壮火所食,故倦于动作而易感风寒也。经言两胁者,阴阳往来之道路也,为火阻碍则气不利而痛矣。然火有虚有实,有似火而实非火,故经言有者求之,无者求之,虚者责之,实者责之,此治火之大法也。前症之火皆虚,非水湿之可折伏,惟甘温之剂可以祛除,譬之龙雷之火,日出则自潜伏矣,若用苦寒降火,正如雨骤雷烈而火愈炽矣。世医治火,不惟不求之有无虚实,专泥咳嗽吐血皆属阴虚,误服参、芪不救之语,概用滋阴等剂,况此服滋阴已百余贴,而病反增剧,岂可仍以阴虚治之耶?且经言形寒饮冷则伤肺,又谓脾胃喜温而恶寒,今用甘温健其脾,则肺金不虚,而咳嗽气促自愈。肝木有制而胁痛吐血,自除虚妄之火亦自熄矣。遂以参、芪各四钱,神曲、山楂各七分,白术、麦冬、贝母各一钱,甘草五分,炒干姜四分(配黑姜炒),煎服十余贴,脉数减,嗽少除,精神稍健。但后又适新婚,不免耗损真阴,将何以制其虚妄之火耶?盖咳属肺金,数脉属火,咳而脉数,火克金也。冬月水旺而见数脉,亦违时也。大凡病见数脉,多难治疗,病久脉数,尤非所宜,故为之深虑耳。(论弱症之

案，未有如此篇精切详明者，当熟读。而纲领之临症自有得心应手之快）

《名医类案》

## 薛己

大参李北泉时吐痰涎，内热作渴，肢体倦怠，劳而足热，用清气化痰益甚。薛曰：此肾水泛而为痰，法当补肾。不信。更进滚痰丸一服，吐泻不止，饮食不入，头晕眼闭，始信薛言。用六君子汤数剂，胃气渐复，却用六味丸，月余诸症悉愈。

地官李北川，每劳咳嗽，薛用补中益气汤即愈。一日复作，自用参苏饮益甚，更服人参败毒散，项强口噤，腰背反张。薛曰：此误汗亡津液而变瘕矣。仍以前汤加附子一钱，四剂而愈。

司厅陈国华，素阴虚，患咳嗽，以自知医，用发表化痰之药，不应，用清热化痰等药，症愈甚。薛曰：此脾肺虚也。不信，用牛黄清心丸，更加胸腹作胀，饮食少思，足三阴虚症悉见，朝用六君加桔梗、升麻、麦冬、五味，补脾土以生肺金，夕用八味丸，补命门火以生脾土，诸症悉愈。《经》云：不能治其虚，安问其余？此脾土虚不能生肺金而金病，复用前药而反泻其火，吾不得而知也。

中书鲍希伏，素阴虚，患咳嗽，肥清气化痰丸及二陈、芩、连之类，痰益甚。更用四物、黄柏、知母、玄参之类，腹胀咽哑，右关脉浮弦，左尺脉洪大。薛曰：脾土既不能生肺金，阴火又从而克之，当滋化源。朝用补中益气加山萸、麦冬、五味，夕用六味丸加五味，三月余，喜其慎疾得愈。

武选汪用之，饮食起居失宜。咳嗽吐痰，用化痰发散之药。时仲夏，脉洪数而无力（脉数不时则生恶疮，关内逢孔刚内痛作），胸满面赤，吐痰腥臭，汗出不止。薛曰：水泛为痰之证，而用前剂，是谓重亡津液，得非肺痛乎？不信，仍服前药。翌日，果吐脓，脉数，左三右寸为甚。始信，用桔梗汤一剂，脓数顿止，再脐全止。面色顿白，仍以忧惶。薛曰：此症面白脉涩，不治自愈。（白，肺色也，涩，肺脉也。色脉得令故愈）。又

用前药一剂，佐以六味丸治之而愈。

儒者张克明咳嗽，用二陈、苓、连、枳壳，胸满气喘，侵晨吐痰，加苏子、杏仁，口出痰涎，口干作渴，薛曰：侵晨吐痰，脾虚不能消化饮食，胸满气喘，脾虚不能生肺金，涎沫自出，脾虚不能收摄，口干作渴，脾虚不能生津液。遂用六君加炮姜、肉果，湿补脾胃，更用八味丸，以补土母而愈。

上舍史瞻之，每至春咳嗽，用参苏饮加苓、连、桑、杏乃愈。一日复发，用前药益甚，加喉暗（少阴之脉循喉咙），就治，左尺洪数而无力，薛曰：此肾经阴火刑克肺金，当滋化源。遂以六味丸料加麦冬、五味、炒山栀及补中益气汤而愈。

一男子夏月咳嗽吐痰，用胃火药不应，薛以为火乘肺金，用麦门冬而愈。后因劳役复嗽，用补中益气加桔梗、山栀、片苓、麦冬、五味而愈。但口干体倦，小便赤涩，日用生脉散而愈。

韩飞霞旅寓北方，夏秋久雨，天行咳嗽头痛，用益元散葱姜汤调服，应手取效，日发数十斤。此盖甲己土运湿，今痰壅肺气上窍，但泻膀胱下窍而已，不在咳嗽例也。

《名医类案》

## 江篁南

一少年，患咳嗽潮热，诊之曰：病得之好内。饮以四物减芎，加麦冬、紫苑、阿胶、地骨皮，嗽热良已。既而不谨复作，他医以寒凉之剂投之，胸痞满，食减，下泄。江以甘温助其中气，病旋已。所以知病得之好内者。切其脉芤而驶，真阴损，热内生也，后缓而弱，脾重伤于苦寒也。

江应宿奉叔父方伯之滇南，抵任月余，叔父患痰嗽气喘，不能伏枕，腰痛，大便秘，小溲淋漓，胸膈痞闷，呕吐清水。召官医十余曹，治之罔效。素有痰火哮喘病，每遇天寒，或饮食起居失宜，即复发，动经旬余，不药亦愈。本欲不服药，则痞闷，二便胀急难当。命

宿诊之，六脉缓弱无力，右为甚（缓为脾脉，虚而协湿，故宜利小便而投四苓二陈）。即告之曰：叔父非往昔痰火，此属内伤，盖内科场选士劳倦伤脾，兼以长途雨露受湿，湿伤脾，脾气虚则肺金失养，清浊相干，阴阳反作。《经》曰：浊气在上则生臌胀，故痞满而呕清水，宜分利阴阳，（不得专执升清之说）渗湿利水（因喘而痞宜利小便）。进四苓散加陈皮、半夏、竹茹，一剂而大小便通利，呕水亦止，是夜伏枕安卧。次早换六君子加当归、阿胶、牛膝、麦冬、五味，诸症悉除。但觉倦怠，时吐稠浊痰一二口（痰滞肺上窍，宜泻下窍膀胱），再单用六君倍加参、术，少佐贝母、升麻、麦冬、五味，补脾，土调理。叔父笑曰：汝十年之后当以医显，吾几违首丘之愿。遂上疏弃官而归。途中日进前药一服，共服参斤余，抵家平复如初。

《名医类案》

## 张子和

东门高三郎病嗽一年半，耳鸣三月矣，嗽脓血，面多黑点，身表俱热，喉中不能发声，曰：嗽之源心火之盛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冬水既旺，水湿相接，隔绝于心火，火不下降，反而炎上，肺金被烁，发而为嗽，金燬既久，声反不发，医补肺肾皆非也。令先备西瓜冰雪等物，其次用涌泄之法，又服去湿之药，病日已矣。

刘氏一男子年二十余，病劳嗽咯血，吐唾粘臭不可闻，秋冬少缓，春夏则甚，寒热往来，日晡发作，状如疟疾，寝汗如水，累服麻黄根、败蒲扇止汗，汗自若也。又服宁神散、宁肺散止嗽，嗽自若也。张先以独圣散吐其痰，状如鸡黄，汗随涌出，昏愤三日不省，时时饮以凉水，精神稍开，饮食加进。又与人参半夏丸、桂苓甘露散服之，不数日乃愈。

赵君玉妻病嗽，时已十月矣。张处方用陈皮、归身、甘草、白术、枳壳、桔梗，赵以其不类嗽药，张笑曰：君怪无乌梅、瞿粟囊乎？夫冬嗽乃秋之湿也，湿上逆而为嗽，此方皆散气除湿，解结和经，三服而



愈。

《续名医类案》

## 寒材

一人病咳嗽，盗汗发热，困倦减食，四肢逆冷，六脉弦急，乃肾气虚也。先灸关元五百壮，保命延寿丹二十丸，钟乳粉二钱间日服，金丹百丸，一月全安。

一人病咳嗽，脉症与上条同，但病人怕灸，止服延寿丹五十粒，金液丹百粒，钟乳粉二两，五日减可，十日脉沉缓，乃真气复也。仍服前药一月全安。盖此病早，不灸亦可。迟必加灸，否则难治。

《续名医类案》

## 凌汉章

里人病嗽，绝食五日，众投以补剂益盛。凌曰：此寒湿积也，穴在顶，针之必晕绝，逾时始苏。命四人分牵其发，使勿倾侧，乃针。果晕绝，家人皆哭，凌言笑自如，顷之气渐苏复，加补始出针，呕积痰斗许，病即除。

一中年妇人干咳，寸脉滑动似豆状，余皆散大不浮，左大于右，每五更心躁热有汗，但怒气则甚。与桔梗不开，诸药不效，遂以石膏、香附为君，芩、连、青黛、门冬、瓜蒌仁、陈皮、炒柏、归、梗为臣，五味、砂仁、川芎、紫菀为佐，凡二十余帖而安。

崔某疗久嗽熏法。每旦取款冬花如鸡子大，少许蜜拌花使润，纳一升铁器铛中，又用一瓦碗钻一孔，内安小竹筒，或笔管亦得，其筒少长，置碗铛相合及插筒处，皆面糊涂之，勿令泄气。铛下著炭火，少时款冬烟自竹管出，以口含筒，吸取咽之如胸中，稍闷须举头，即将指头捻竹筒头，勿令漏烟出气，及烟尽止。凡如是五日一为之，至六日则饱食羊肉馄饨一顿，永瘥。（一法不用铛碗，用有嘴瓦瓶烧药，盖住瓶口，却以口于瓶嘴吸烟，咽之尤捷）